

晚风·龙光塔

怀念忙年

王金大 文 |

“年”在我心中始终是最幸福、最美好、最值得回味的节日。小时候，家家户户为过年忙的情景，也很值得怀念。

打扫卫生，缝制衣服，置办年货，杀猪宰羊，烹饪食品等等，把一切的家庭琐事都集中在年前的一段日子里。

平时贪玩的孩子们，对忙年同样是最渴望，最高兴的事。

那时候，家里住的是茅草房，做饭是土灶，拉着风箱，烧着柴草，一年下来，房梁、柱子、墙壁上炊烟留下了黑漆漆的印迹。锅灶上面的顶棚上，被拦住去路的烟尘和蜘蛛网结成了联盟，共同结起了黑黝黝的小棉絮。爷爷折来竹枝，绑在长竹梢上，头上戴着草帽，身上披着蓑衣，竹竿到处，房梁上，柱子上的蜘蛛网全都缠在竹枝上，屋里灰尘飞扬，奶奶拿着掸帚，把落在家具上厚重的尘埃掸落地上，清扫干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高高兴兴帮忙打扫，因为我知道，年快来到了。

在那个年代里，一家人的衣服都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每到年关，母亲会琢磨着给家里人做新衣，谁添新上衣，谁添新裤子，计划详尽周到。由于布票是按人定量供应，全家人的布票合理套用。去年添了新上衣，今年就做条新裤子。家里我是老大，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每到年前做新衣服，我都是沾光的。我穿过了妹妹穿，妹妹穿了弟弟穿，妹妹弟弟老为拣旧哭鼻子，为了让弟妹开心，母亲总是事先把我穿小了，旧了的衣服翻翻新，等裁缝师傅来了烫烫熨熨，当做弟妹过年的新衣。买来布料，预约好裁缝师傅，父亲一早就去请裁缝师傅来家吃早饭，并挑来缝纫机，早饭后量体裁衣。衣服做好后，让我们一个个试穿，试穿过后，新做的衣服折叠整齐，放进衣柜里，等待着又一年的到来。

过年前，天气好，大人总会早早地把孩子们叫起床，把被褥、床单、衣服浸泡在大木盆里，用搓板搓洗后去河里洗涤，河埠上挤满了洗衣的女人。门前的竹篙上挂满了晾晒的被褥、床单、衣服，有的竹篙不够用，干脆拿根绳子往两棵树一系，拉直，当竹篙用。谁家外出有事，左邻右舍在傍晚时，主动帮助收拾进屋，事情虽然不大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爷爷奶奶去集镇买年货，我会跟着去。老一辈人年关祭祖是件大事，因此，长香、蜡烛、炮仗、黄表纸是必须买的。我最喜欢去食品商店了，麻花、饼干、桃酥、寸金糖、豆腐干、小酥糖，红纸包裹的小方

糕、长条糕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虽不能买来一一品尝，看看也觉得是享受。爷爷奶奶总是根据需求选择性地买些，也会让我尝一两个品种解馋。菜市场也是要去的，自己家地上有的蔬菜是不会买的，如果集体或家里杀年猪，集体干塘捉鱼，鱼肉就免了，毕竟口袋里底气不足。家里没有的品种，诸如海蜇头、咸猪头、香肠之类总会买上一些。回到家里，弟妹也同样会尝到为他们准备的小食品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爷爷奶奶从不会让他们吃亏，隔代亲，隔代情，那是长辈对晚辈至爱无私的表现，让我刻骨铭心。

在一个村里住着，平时看不出远近，但到了忙年的时候，互相之间就不分彼此，犹如一个大家庭。不是吗？乡下人过年，喜欢喝自己酿造的米酒，自己磨制的豆腐，年前蒸糯米做酒，浸黄豆磨豆腐，磨米粉做团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谁家人手不够，村里人都会主动前去搭把手，帮个忙，米酒开缸了，豆腐做好了，团子蒸熟了，第一想到的是帮忙的人，舀碗米酒，捞几块豆腐，装几个团子，让孩子送过去让他们尝尝，这送去送来的不是米酒、豆腐、团子，而是一份真诚的感情。

剁肉馅、捣红豆、包团子，那是女人们干的活，左邻右舍的姐妹们会聚在一起，帮了李家帮王家，叽叽喳喳，热热闹闹，完全出于自愿，没有半点功利想法。还有炸薯片、炒花生、炒瓜子、压糖糕，大家都会帮着干。谁家有了事，忙年顾不上，大家搭把手，帮个忙是自然的事，忙完了，各回各家，没有完，明天继续。那个时候的人，真的很单纯、无私、善良、朴实。

年不光是孩子们的幸福时光，也是大人们的高兴的时候。谁家都有三亲六眷，亲朋好友，一年下来，互相走动走动，拜个年，问个好是必须的，给帮过忙的道个谢，适当的意思还是需要的，否则这个年你会感觉缺少了什么？于是，茶叶、香烟、老酒也是必备的。跟着大人，拎个纸包的食品或香烟老酒，走东家串西家，喊了伯伯喊叔叔，叫了伯伯叫婶婶，嘴唇舌头打个滚，糖果多少还是会给的，见了爷爷奶奶磕个头，说不定还能给个压岁钱。

现在过年，和过去完全不同了，过年再也不用忙乎了，市场上一年到头啥东西都有卖，物质丰富，兜里有钱，打开手机，手指一点，货就送到门上了。不过，缺少了忙年，也就没有了红红火火的热闹场景，没有了过年的热烈气氛，似乎还缺少了令人向往的那份情怀。

家庭·广瑞路

母亲的青光眼

陶佑林 文 |

母亲六十岁那年，连续生了几场大病，一次比一次厉害，最后一次因为摔倒中风，差点要了她的命。

那时，我正上初三。突然有一天，堂哥红林骑车到学校，他满头大汗告诉我：“你母亲倒了床，医院打了‘开除’，赶紧回去！”

我们一路狂奔，希望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。

当我走到村口，老远就看到家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。夏裁缝正在给母亲做寿衣；李木匠正忙着做棺木；姐姐们伫立床前哭泣……

母亲的后事，紧张地准备着……

看样子，母亲这次真的不行了，以前她有过几次类似情况，但都没这次严重。

我哽咽着走到母亲床前，拉起她枯瘦的手，轻轻叫喊：“姆，姆。”泪水止不住地流。突然间，我感到母亲的眼神在游动，微微颤动的手变得有力，久久不愿松开我。正当大家等待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奇迹再次出现了。母亲突然说话，她对我说：“扶姆起来，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！”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满屋人惊呆了。看着一群围着她的人，母亲大概知道了什么，但对自己几天的沉迷昏睡，一无所知。

母亲的奇迹，震惊了十里八乡，都说母亲有神气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一直在想，一定是母亲割舍不下我这个尚未成年的儿子，她四十五岁生下我这个陶家唯一的“断肠儿”，怎么能最后一面没见就走了呢？心中不甘的念想，让母亲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。后来，母亲果真多活了十三年。历经如此厄难的母亲，实际上也只剩下半条命，因为中风，她半边身体不能动弹（当地叫“边瘫”），且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病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母亲只能听音辨人。

母亲年轻时，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可是有内涵的。一张笑脸上一对大酒窝，是母亲的标配。虽没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但我仍能想像出她青春的俊模样。母亲的视力出奇的好，一直保持在1.5以上，直到老花提前，但她老远招呼熟人仍很少出错，加上父亲视力好，我们全家没有一个近视眼。

母亲嫁给父亲，共生过十三个孩子，最终活下来六个，即我和五个姐姐。夭折的孩子，让母亲一直说：“我一生哭够了，欠够了，眼泪流干了。”她的青光眼与她常流泪不无关联。

但生活的重压，并没有击垮母亲。这一点母亲极像1938年以医生身份参加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外公，性格刚直，从不向命运低头。尽管

生活的磨砺，让母亲那双漂亮的眼睛早早衰退，青光眼更是让母亲吃尽苦头，但母亲仍总是乐观向上、见人一脸笑。

经过当医生的大舅近一年的精心治疗，母亲竟奇迹般能下地走路，而且眼睛也有了一丝昏光。

给你一束光，你便能照亮整个世界。这话像是对母亲说的。

眼睛有了好转后，母亲不是腌制咸菜接济别人，就是拉车纺线纳底做鞋，根本闲不住。村里几乎家家吃过母亲做的咸菜，红红的辣椒，绿绿的菜秆，清脆爽口，咸淡适中。乡亲们称之为“一绝”。至于一针一针为我摸索着做的鞋垫，也都是艺术品。上面绣的花鸟，我怕压坏，舍不得穿，至今珍藏在箱底。我不知道患青光眼的母亲在油灯下，是如何完成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迹。仔细端详这双双带有母亲温存的鞋垫，母亲的音容笑貌，总会立即浮现在我眼前。那是多么幸福而知足的感觉啊！

母亲是个十足的戏迷。她酷爱古戏，像《荞麦馍赶寿》《辕门斩子》……许多老戏，母亲不仅能说出名，而且内容也能讲得八九不离十。识字不多的母亲，记忆力超好。每次，村里附近唱戏，母亲必赶场子，有时，来回有十几里路，母亲也从不落下。每次听说有戏，她便央我去镇上买几节新电池，以便走夜路。带上我，是让我做伴儿。得了青光眼后，她仍爱看，看戏也是“影子戏”，主要靠耳朵听。可是戏散了，返回路上，母亲仍将戏的内容倒给我听。那时，我看戏以玩为主，偶尔也似懂非懂地听进了几句，东扯西拉地讲感受。母亲听后，总是一边笑，一边给我纠正。

当年母亲看的老戏，都包含着很深的哲理，对年轻人做人处世，很有借鉴。有一次，母亲和往常一样边走边讲，全然忘了自己忽明忽暗的青光眼，她不小心滑了一跤，手划了个大口子，鲜血直冒。母亲爬起来，像个孩子，嘻嘻一笑，一点没有疼痛的样子，她用手绢压住伤口，继续走路，继续讲戏，好像忘了刚才那一跤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如今，母亲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三年了。我时常被母亲的往事打动，深思的泪水，有时不得不让手中的笔停下来，任凭模糊的双眼放纵。在轻轻擦拭中，耳边总会响起那首古老而熟悉的吟诵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这悲切的意境，何不是我母亲苦难一生的真实写照？



插图 胡文伟
老手艺